

氾濫

金學鐵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汜 濫

朝鮮 金學鐵著

孫振俠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總 73 單 20 32 開 158 定價頁

汜 濫

金學鐵著 孫振俠譯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二年三月北京初版

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重排第一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經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目次

一	霧夜·····	一
二	野梨樹屯·····	九
三	負傷者·····	一六
四	交涉·····	一九
五	夜裏來訪的客人·····	二五
六	會合·····	二九
七	前夜·····	三一
八	起義·····	三七
九	戰鬥的開始·····	四〇
一〇	仙娃·····	四六
一一	唯一的統治者·····	五三
一二	林中人·····	五五
一三	『討伐隊』·····	六〇

一四	偵察·····	壹
一五	不睡的村莊·····	壹
一六	伏擊·····	七
一七	報復·····	〇
一八	知己·····	八
一九	發覺·····	六
二〇	『不准去！』·····	九
二一	渡口·····	九
二二	面對敵人·····	〇
二三	搶回來·····	〇
二四	初音·····	五
二五	迎戰·····	〇
二六	人生觀問題·····	三
關於作者·····		三

一 霧夜

一個濃霧的夜晚。撐船的田泰明，抗起了釣魚竿，打着燈籠，朝江邊走去。剛走到繫船的樁子前，被一個意外的聲音嚇住了。他站住腳，簡短地問道：

「誰？」

霧裏沒有回應，只是清晰地聽到不均勻的喘氣聲。泰明接着又追問了一聲，却照樣地沒有回答。

「你不答應，我把你狗崽子的腦袋摘下來呵！」

他把燈籠放在地上，斜拿着釣魚竿。雖然採取攻擊的姿勢，並這麼吆喝着，同時却向後倒退了一步。

「哦，原來你是撐船的啊！」

也許由於燈光照耀的緣故，對方看清了這裏。在霧裏高聲喘氣的人，這樣低聲叫着，安心裏摻合着歡喜。

「怎麼樣？」

「不，我並不是來害你的，我有點事求你。」

『不許動！往燈籠跟前站過來一點！讓我看你的臉。』泰明仍舊不放鬆，警惕地命令着。

穿過了濃霧，一個人拖着一條腿，走過來站在燈火前面。

『呵！』泰明看了大吃一驚，把要喊出來的聲音嚥回去，又往後退了一步。在眼前出現一個陌生男子，頭髮蓬亂，衣裳撕破了，額角和搭拉下的一隻胳膊，還有一條腿，都淌着血。

『警察正在追趕我。對不起，你能渡我過河去嗎？我不是強盜，也不是殺人犯，我是剛從牢獄裏跑出來的。這會兒我什麼都沒有帶，日後如果我還活着，一定要報答你的，求你幫幫忙吧。』他知道自己模樣看來決不像一個平常的漢子，直率地說出了這些事情。他說話的時候樣子很焦急，好幾次警戒而不安地回顧一眼望不穿的霧裏，就心那就要攆過來的追擊者。

泰明聽了這位『不速之客』的話，從他那真誠的表情裏，猜想不是說謊，同時，他的身後有狼羣似的警察們在追趕，前面又被急湍的水流攔阻着，情況是那麼絕望。從他那大胆的眼睛和命令的態度裏，彷彿表示着這樣的決心：如果事情弄到實在無法可想時，也許會毆打船夫，把船搶來自己設法過渡的。年輕的船夫再退後了一步，很乾脆地拒絕了：

『事情雖然值得同情，可是我辦不到。把你渡過河去了，我的腦袋就要掉了。要

是……」

「那麼，就只把船借用一下吧！」越獄者在對方講話的中間，冒失地插了一句，這話叫人難於分辨出是命令，還是提議。

「這河裏水流很急，我從小幹這搖船的營生，還不能用一隻手搖過河去，你？……」秦明使勁忍住想從鼻子裏哼出來的嗤笑。

「不要緊，不管怎樣，你只管把船借給我就行！」

「哎，你這人真說不明白！那是白搭的……終歸還會被沖回岸上來的……」

秦明猶疑了一會兒，他替這漢子設身處地想了一想，便同情而耽心地問道：

「這樣拖着一條腿，就是渡過了河……還得能爬上山去才行……要不，你到哪裏去躲呢？」

事實上，秦明住的這一邊——洛東江支流之一的這條江的西岸，雖然被人稱為沃野千里的平原，茫茫地展開着，而和它相對的東岸——野梨樹屯那邊，却有大白山支脈底根伸延過來，是幾乎和江沿挨着的險峻的山岳地帶。所以，秦明無論如何總是懷疑這傷了一條腿和一條胳膊的男子，怎麼能通過那危險的山路，逃出警察的追擊。同時這人也該知道：自己滿身都是血，總不能這麼冒失地闖進一個陌生的屯子裏去呀！

「你別耽心。」負傷的男子滿有信心地、簡短而倉促地回答着，接着又決斷地問道：「這渡口對面是野梨樹屯，沒錯兒吧？」

泰明點了點頭。

『可是，那裏不管怎樣也不是藏身的地方呵！』泰明替他着想而有點發愁。

『只要你給擺渡過去，我就能活的。快點兒吧，別耽心了，快點兒！』逃亡者固執地重複着這一句話。

泰明下了決心：

『好吧！搖你過去。……那麼請你稍微等一下！』說完這句話，他就抗着魚竿跑回家裏去。

一分鐘後，年輕的船夫重新出現了，帶來了他的妹妹——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壯健的姑娘。

『噯，德實，你替我把這個人渡過河去。過去了，你就把船繫在那兒，不要馬上回來，知道不？』

姑娘看着那個滿身血跡的陌生人，點了點頭，很快地跑去解開纜繩，站在船上抓着撐竿。

『還有……你到長孫哥那兒去，把他也一起帶去吧，旁的地方總不放心哪。……』泰明囑咐着妹妹。

那越獄的男子剛要把一隻腳踏上船去，聽得這話，吃了一驚，回頭問道：

『什麼？長孫？長孫嗎？說的是朴長孫吧？』

『對！就是朴長孫。那麼你老兄也認識他嗎？』這回秦明倒吃了一驚。

『快，把那燈籠吹滅了！』這陌生男子上了船，擺着手。停了一會又說：『我正要上朴長孫家裏去躲呢。那麼再見吧。謝謝你，老兄！』說罷，疲累地、慢慢地、慢慢地在船幫上坐下了。

姑娘用熟練的姿勢，開始撐起篙來；船搖晃起來了。對於這負傷的男子，這搖晃使他有一種安全的感覺。當他拖着一條痛腿跑來的時候，他對那能使追擊者們緊緊跟着追來的堅硬的土地，是多麼仇恨呵！——

不大工夫以後，當德實默默地用力搖着櫓，與急流鬥爭的時候，在秦明家裏——兄妹倆從來沒有斷過明朗的笑聲的草屋子裏，一下子空虛寂靜起來。秦明把被子蒙頭蓋上，朦朦朧朧剛要入睡的時候，受到了早已預料中的追擊者的橫暴而無禮的『拜訪』。

他被怒氣沖沖的警察老爺們吆喝着，睡眼惺忪地爬起來，一手提着褲腰，一手揉着眼睛，如同沉睡裏硬被叫醒了的人一樣，悠悠忽忽地走出門來。

『船弄到哪兒去啦？』

船夫剛一出來，一個警察把槍口抵住他的胸口，劈頭蓋腦地向他兇兇地發問。

『好聲好氣地問吧！』在稍微遠一點的霧裏，一個用很快的話語在對警察們指示着什麼的警官，望着這邊，叱住這過於橫暴的部下。

秦明一聽那聲音，就斷定了：那假裝正經叱責別人的傢伙，是個更可恨的壞蛋。這

人叫申維成，日本鬼子統治時期，曾在警察署的高等系●當過暗探，作惡多端，綽號叫「申閻王」。由於他的兇惡，當上了郡●警察署的副署長。他看中泰明的漂亮的妹子，想娶她做小老婆，三番兩次地找上來，不是威嚇就是利誘；泰明對這傢伙的聲音已經非常熟悉。這狗東西現在又不懷好意地對自己表示親切，更覺得不愉快而惡心。

「船，船嗎？……船就繫在那裏。要過江嗎？有幾位呢？……？這三更半夜的，真辛苦呵！」泰明泰然自若地回答着，問着，而且還添上幾句殷勤的問候。

這時，碰了一鼻子灰的警察被緩緩地推開，那下巴左邊有塊刀痕的申維成走上前來（在「八・一五」解放那年秋天的夜裏，當他從一個小胡同拐彎的時候，被一個有仇的青年用短刀子扎了一下，這一刀把這惡棍的兇惡的相貌，變得更加怕人了）。

「你好吧，田樣●？是我呀，認識吧？」這傢伙嘻皮笑臉地說。

「呃？哦！快進屋坐吧。怎麼這黑夜裏……」泰明笑着迎上去，忍着要嘔吐的心情。「不會是德實給擺渡過江去的吧？……隔壁的房子裏沒有人，渡口沒有船，應該受嫌疑的……不過，嚇嚇……還不至於。」說罷，那傢伙親熱地拍了一下泰明的肩膀。

●高等系，日本警察署內專管政治犯的部門。——作者。

●郡，相當於中國的縣。

●「樣」爲日文，「君」之意。

「你說什麼？」

「一個赤匪越獄出來，打傷了一個警官，逃跑了。」

「是嗎？咳，真是的……」

「那傢伙中了槍，明明是往這邊跑來的……」

「往這兒？」

申維成對那吃驚的泰明點了點頭，然後低聲問道：

「德實上哪兒去啦？」

「到永川大姑姑家裏有點事，昨天一清早就走啦。」

「沒錯兒吧？」

「哪能錯呢？……」

「好，好，我相信你……那麼，很明白的，那小子是獨自個兒坐船過江去了……喂！這些日子，那孩子又想過了沒有？有什麼表示嗎？真是摸不透她的心……哈哈！田樣！不過……還得靠你多出點力才行呵！今天我太忙，下次再來吧。德實回來的時候，你探探她的口氣。好，拜託你啦！」這惡棍被色情衝昏了頭腦，就沒有追究下去，轉過身走了。

泰明悄悄地、悠長地吐出了憋在胸中的一口悶氣，像雕像似地站着，好半天，一動也不動。

從霧裏傳來了申維成底高喊聲：

『喂！都到這邊來集合！』

一分鐘後，追擊者站了一列橫隊，對着那也許還在江面上航行着的逃脫的船，一齊開始射擊。

槍聲撕裂了整個渡口的濃霧的帳幕，從遠近的山谷中，發出輕重不同的回聲。……

二 野梨樹屯

從渡口向上走是一條凹凸不平的鋪着石子的上坡路，大約走二里多地，再沿山脚拐過去，左邊就現出野梨樹屯的口子。

雖然這屯子本來另有名字，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人們已經把它叫做『野梨樹屯』了。也許是由於屯子外四處蔓生的野梨樹，給人很深的印象；一到四月，好像白雲般皎潔而美麗的一齊迸放的野梨花，便似乎預感到青黃不接的愁苦，搶先的凋落下來。

屯子裏的草房頂，聚攏得一堆堆的，看去像花生糖餅上粘着的花生。在草房的空隙中，屹然聳立着兩座突出的瓦房，好像中亞細亞產的駱駝底背峯。圍繞在這兩座房屋周圍的草房子，正如世世代代小心地侍候着領主的奴隸，它們的低矮襯托出大瓦房的威風與壓力，而且這兩座大瓦房還有不亞於它外表的勢力，緊抓着這屯子裏幾百個居民的命脈。

住在大瓦房中的兩個有勢力的地主，一個名叫崔進占，是個有名的貪心鬼，屯子裏的人們背後都叫他『崔肥豬』；另一個名叫片守達，外號叫『片剝皮』，是個小氣鬼，他是屯長。崔肥豬是肥頭大耳一身脂油的大塊頭，片剝皮却又瘦又矮；兩個人攔在一起，恰正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對雙簧丑角，他們是同盟者，同時也是野心勃勃的競爭者。

崔肥猪的性格，跟他那好像讓斧子潦草劈過的一塊粗糙的木料似的身體一樣，對每件事物的判斷和處理都是粗魯的，可是却也有他的魄力和果斷性。和他相反的片剝皮，是心眼狹窄，只看得見眼前的事；却像黃鼠狼一樣眼明手快。跟他爭鬥的人事先沒能想到的，即使有一點小小的縫子他也不肯漏過，非鑽進去抹個乾淨不可，一個銅板的利益他不肯放過，一絲灰塵他要收斂起來。

崔肥猪的佃戶們說他假如不是個地主，便一定會作個偷牛賊；即使不作偷牛賊，也一定會拿着兇器，藏在山邊路口出入要道攔路打劫的。和他比起來，片守達則屬於異常沉靜的一類人，他不像崔肥猪那樣大搖大闖，却是刁滑得無微不至，大事臨頭，他也有市僧們的耐性和小聰明。

野梨樹屯的這兩個勢不兩立的統治者，曾經有過一次超越了雙方的利害關係和根深蒂固的憎惡，比較堅固地聯合起來。那是日本鬼子統治時，一個荒年的秋天，在三南平原上發生了佃農的減租鬥爭，巨大的浪潮一直波及到這山溝的屯子裏，洶湧的波濤衝擊和動搖了這兩座大瓦房的基石。

他們的算盤打得不錯。——從囤積的糧食中，抽出了足足的十石米，花費在招待後台老闖日本人的身上——產生了很大的效果。自從得到了警察的幫助，他們就不像開頭那樣發抖，敢大胆和佃農們應戰，而且還打敗了佃農。

但從那次暴動被鎮壓下去以後，他們兩個人的關係便又重新恢復了往日的距離。姓

片的家變成了防禦崔家攻擊的堡壘。崔家也墊高了自己的門檻，對那已過時的「同盟者」，等待着冷不提防能搶到哪怕是一根毫毛利益的機會。

可是，野梨樹屯底太平日子是不會長久的（其實所謂太平日子也只是兩個地主才有，佃農們是從來都不知道太平日子的），佃農們又唧唧咕咕不穩定了，使這兩個翻了臉的地主再一回湊近起來的日子，也就快要到來了。

崔肥猪和片剝皮，對那些連作夢也沒想到過可以和自己享受同等待遇的、鼯鼠似的佃農們，雖然比以前加倍懷恨，却已不敢像過去那樣蔑視了；佃農們平素深深隱蔽着的真面目——如若沒有第三者的干涉，就會把地主揍得個死去活來的那種團結的力量，自從減租鬥爭發生以來，地主們不得不暗暗承認：那些佃農雖不是和自己同等的人，却無疑是個非常強大的敵人。

有一天下午，片剝皮因為佃農不穩，等待對方來訪而等得不耐煩了，就跨過了生疎已久的崔肥猪的門檻。事實上，這還是「八·一五」解放後強迫地主們實行三七租率的一九四五年秋季以來頭一次的訪問。

「在家嗎，掌議老爺？」

崔肥猪聽這嗓音，明知是誰，却故意拉長嗓門，咳嗽一聲，門也不開，用對下人的

傲慢的口氣問道：

『誰？』

片守達氣得肚子都快崩了，但是還是忍着：

『我呀，姓片的。』他用比剛才高兩個音階的、不愉快的聲音回答着。

『哦，這……怎麼，這麼……』門嘩地一聲開了。崔肥豬故意大驚小怪地迎出來。進屋坐定了，應酬地行了見面禮之後，片剝皮便把自己突然來訪的意思說了出來。

『可不是嗎？就是這樣的，爲這事我也早想拜訪您去哪……你來得正好呵！』崔肥豬把對方的話都聽完後，臉上起了一種掩飾不住的焦急。

他們暫時都沉默着，兩個人的腦子裏浮現出一個回憶：距今十四年前……蹂躪佃農的警察抓住了一個叫朴乙龍的頭目，判了三年徒刑。後來他越獄，又被抓住，重新審判，再延期兩年，共計被判了五年徒刑。在過了四年、還有七個月就要滿期的時候，不知得了什麼病，死在獄裏了。

在把他押走的時候，他戴着手銬，咬着嘴唇，怒目瞪着這兩個勝利了的地主，狠狠地說：

『你們這些狗東西，也別打算太太平平挺在床上嘔氣！』

這句話在今天又尖銳地顯現在他們的腦子裏。

那時候乙龍的兒子長孫才十六歲，現在已長成在左近出了名的大力士，住在從前那